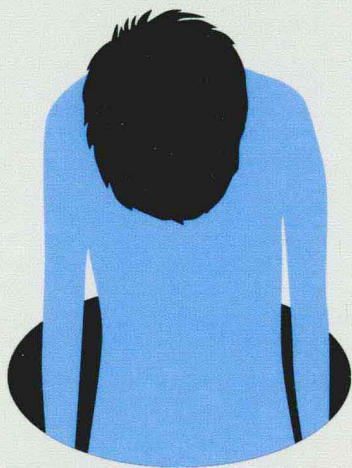


我 我 我

(日) 星野智幸 / 著

おれおれ
俺俺



杨伟 蒋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我我

杨伟 蒋葳 译 ^(日)星野智幸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我我/(日)星野智幸著;杨伟,蒋葳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4956-8/I • 3886

I. ①我… II. ①星… ②杨… ③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4598 号

OREORE

by Tomoyuki HOSHINO

Copyright © 2010 by Tomoyuki HOSHIN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317 号

特约编辑:李建云
责任编辑:刘晶晶
封面设计:董红红

我 我 我

〔日〕星野智幸 著

杨伟 蒋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业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字数 126,000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56-8/I • 3886 定价:27.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欺诈	1
第二章	觉醒	40
第三章	增殖	94
第四章	瓦解	148
第五章	转生	181
第六章	复活	213

第一章 欺 诈

说到底，偷走别人的手机，纯属当时的事态使然，也谈不上有偷来干吗的具体打算。那男人坐在麦当劳吧台边靠我左侧的位子上，纯粹是他自己一不留神，误将手机放入了我的托盘。事实上，也仅此而已。都怪我把托盘撘在了太靠左的地方，所以那家伙才会误认为是他的托盘了吧。在欠身站起来之前，我都没有留意到那部深蓝色的手机，而直到端起托盘的那一刻，才发现了它的存在。

我从耳朵上摘下随身听，瞅了瞅左面。那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长相平平的西装男。那家伙正背对着我，朝坐在更左侧的两个晚辈模样的年轻人在唠叨着什么。

“所以呀，我才不会使用环保袋什么的。我认为，提倡那玩意儿的家伙确实了不起，不过那些听从别人的鼓捣，大肆购买或领取环保袋的家伙，倒真是脑子少根筋。对了，就像你的那个一样。”他说着指了指其中一个人的脚下，“我们这些搞销售的呀，是属于鼓捣人一方的，可要是落入被人鼓捣的一方，那可就 out 了，明白吗？这可是从事销售的终极秘诀。所以，比如拿环保袋做例子吧，我们

就是要设法勾起人们更想得到它的欲望。其实，它真的并不环保呢。要知道，一旦环保袋使用过量，就只会变成一堆垃圾。提到真正的环保嘛，说得极端点，要数吃大粪才是终极的环保吧。其实，原本是有那种虫的，不知道是叫粪蜣螂还是什么的。不过，吃大粪的虫所拉出的大粪，说到底又是什么呢？难不成你们不这样想？对了，憋大便，不觉得爽吗？我呀，就常常这么干。一直憋到不能再憋的时候。再说这样还很环保。”

我端起放有那家伙手机的托盘，起身离开。

这是周四的中午，正值我在麦当劳刚用过早午餐的时候。本人在家电量贩店“MEGATON”工作，周一和周四乃是我的休息日。

走出麦当劳后，我折进位于日吉车站大厦三楼上的“天一书房”，站在那里慢慢浏览相机杂志。然后，在站前大道上的便利店买了权当晚饭的便当，步行二十分钟后回到了公寓。当我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被炉上时，才豁然想起，自己顺手牵羊偷走了别人的手机。哎呀，干吗把这么无聊的东西给带回来呀？这不是庸人自扰吗？我真是后悔不迭。是不是“啪”的一声给扔掉算了？——我一边嘟哝着，一边无意中瞅了瞅上面新到的短信：

“OK。那么就原则上确定为每人捐 5000 日元。剩下的根据各自的情况可多可少。就先由我或大树垫上，去看望时一并交给他。银行账户随后另行告知。”

根据收发的短信内容来看，好像是学生时代的朋友因酒后驾驶与其他车相撞，导致车上的未婚妻身负重伤，因为靠保险费绝对不够，相应地急需用钱，于是大伙儿决定捐助那位朋友。

扔掉之前不来点恶作剧，想必这手机也不甘心吧——我一边

想着，一边试着输入回道：“那你就先垫着吧。拜托了。眼下我正憋着大便呢。超爽——”但随即又觉得这样怪傻的，于是放弃了发送。

还是扔掉得了。就在我合上手机的那一瞬间，机身震动起来。一看来电显示，上面标着“母亲”。对了，来的似乎不是短信，而是电话。不用说，我是不会接的。等震动停息下来，我开始查看通话记录，见有电话留言，就打开来听了听。

“喂，小大呀？是我，妈呐。你们高中发来明信片，通知要开同学会呢。如果需要，我就转寄给你好啦。不过，你也偶尔回家来一趟呀。听到留言后，一定回个电话哟。”

看来这是一位会因收到通知开同学会的明信片等小事，就啰里啰唆要求儿子回家的母亲。对有着这样一个母亲的“大树”，我姑且表示同情。没准“大树”就是因为在一个过度溺爱和过度干涉的环境里长大成人，所以才至今还喜欢“憋大便”也说不定。不不不，我转念一想，明信片或许只是个单纯的借口，事实上，“母亲”是渴望“大树”能够联系她而已。没准“大树”对母亲就是如此的冷漠无情。好吧，那就把憋大便的短信发给“母亲”吧。于是，我打开了通讯录上的亲人组。谁知“母亲”一栏里只排列着“048×××××××”十位数字，压根没有手机号码。亲人组里此外只有“姐姐家电话”和“姐姐手机”。说明“母亲”没有手机？

我对不能发短信有些难以释然。因为我突然一阵兴起，很想让“母亲”高兴一番。那么，就试着给她打过去吧？想到这里，我试着模仿起在麦当劳听到的“大树”的声音和口吻来。

喔，是我，大树。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正憋大便来

着，所以没接到电话。

没准还模仿得惟妙惟肖呐——我越发来劲了，继续表演着独角电话。这时，“大树”的手机又开始震动起来。而且是来自“母亲”的。我犹豫再三，琢磨道：拿走这手机或许也是某种缘分吧，而我此刻恰好是“大树”，就索性斗胆接了吧。于是，我按下了通话键。

不等我发出“喂”的声音，“母亲”就连珠炮似的把话扔过来了：“喂，大树吧？是妈呢。你听见刚才的留言了吗？关于是否出席，说是回信必须在五月七日前寄到呐。你呀，就回来取一趟吧。再说你正月也没有回来，都已经半年多了吧。露个脸总行吧。”莫非这就叫“有其母必有其子”？我不由得想起了“大树”在麦当劳里只顾自己喋喋不休，让两个晚辈大为扫兴的情形。

“我倒想去呐。想是想，但这样那样的，忙得抽不开身。就连休息也很难，肠胃的情况也不妙，再说还累得要死。”

我紧张无比，担心被识破是假的。我打定主意，如果对方说我“声音不对”，就用“感冒了呗”这一惯用伎俩来搪塞。可“母亲”似乎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

“身体又搞坏了？你呀，就像你爸，身子骨不太结实，我不是一直提醒你，要当心着点吗？所以呀，也偶尔回家来放松放松，多吃点蔬菜呀。”

“我也很想那样呀。麦当劳老早吃腻了，这可是真的。说实话，累得不行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想，回家去吃老妈做的菜吧……”

“老妈？你呀，什么时候也开始管妈叫老妈了？被人一叫‘老妈’，就恍如被当成了老年人对待，一下子觉得怪悲哀的。你和你

姐姐私底下也许是爱‘老妈老妈’地叫，当面我可不愿意你们这么叫我。”

我一边揩着冷汗，一边掩饰道：“对不起，对不起，一不小心就冒出来了。也不知咋的，最近好多事都特不顺，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不过放心，我会一直好好地管‘妈’叫‘妈’的。”

“你说不顺，是指工作？你跟真见子相处得还好吧？我可是啥都蒙在鼓里。最近还是回来一趟，好好说说吧。到底是什么不顺啊？”

我又试图转向与大便有关的话题，转念一想，动不动就扯上大便，也未免太没创意了，得编造个什么其他的麻烦事儿出来才行。这么一想，我也急了。

“呀，这事儿我说不出口。”

“什么呀，用得着介意吗？到底什么事呀？你有什么事不能说呀？”

“倒也不是不能说，只是不想叫你担心……”

“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更担心吗？到底是咋回事呀？”

“真是服了你了。原本不想说的。”

就在我施行拖延战术的过程中，冷不防从嘴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我欠债了”这句话。

对此，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的声音阴暗、沉郁、虚弱，是那么的逼真。“欠债？这下可悲催了。”——就连我自己仿佛也惊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也难怪“母亲”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惊慌。

“这可不妙。”“母亲”用疲惫的声音嘟哝了这么一句，接着便陷入了一阵沉默。然后，她终于从喉咙深处挤出细弱的声音：“欠了

多少?”

“这……”我沉默了。又是一阵愕然。用什么来拖延时间呢？没准“母亲”会被吓得休克过去的。

“欠了多少?”“母亲”再次问道。

“还是不说了。行了，忘了吧，没事的。”

“欠了多少呀?”

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我豁出去决定“如实招供”了。不过，到底说多少金额，才能制造出“如实招供”的氛围呢？

“两百万。”我就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母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这数字没有说砸。那么，这笔钱用来干吗去了呢？

“那利息呢?”

这始料不及的问题让我一阵惊慌。

“呀，那倒是没有。正因为没有，还算好吧。”我语无伦次地回答道。

“你不是走消费信贷^①?”

“不是不是。说实话吧，早些时候，我开朋友的车出了一次不大的事故。因为两个人都喝酒了，所以没得到多少保险费，就从别的朋友那里借了钱来周转。虽说从那以后一点一点地在还，可心情很不好受，和朋友们关系也变得有些尴尬。想早点还清债务，所以晚上也出去打工赚钱，搞得身体也垮掉了，真是觉得很累啊。”

“什么？事故！你没事吧?”

① 消费信贷：银行和信用卡公司等向消费者出借商品和服务的购入资金。有时也包括分期付款销售。

“已经好了，就是脚还有点不利索。”

“你朋友呢？”

“唉，好歹还好。伤得更厉害的是车子。”

“母亲”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用阴沉的嗓音说道：“如果是这种钱，找大人想办法不好吗？幸好是找朋友借的钱。还以为你像你爸那样去借高利贷，落得债台高筑，我的心脏都快受不了了。说真的，我就怕你一辈子学你爸。”

至此，我总算恍然大悟了，为什么通讯录上不是登录的“父母家”，而是“母亲”了。原来已经没有“父亲”了。

“快别预言那种不吉利的事儿了。”

“我担心着呐。既然那么痛苦，就让我帮你想点办法吧。当然，只是先借给你，最终还是要你如数归还的。”

“那样的话倒是帮了我大忙了。不过，只能姑且收下母亲体谅儿子的一片心意，因为我打算自力更生。”

“可你把自己逼得太紧，很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坦白讲，你妈我是认为，反正你得借钱，找自己妈借还让我觉得好受些。”

“经你那么一说，我也有些动摇了。”

“你呀，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真不是找消费信贷借的钱？我怎么嗅到一种可疑的气味呢。”

“母亲”所嗅到的“气味”，会不会就是我身上散发出的冒牌货气味？这念头让我萌生了一种罪恶感。我不能让“母亲”失望，必须得提供某些能够让“母亲”感到满意的、更富于真实感的气味。

说来奇怪，至此我才真正感到有一种乖谬的使命感在驱使着我——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我应该找“母亲”借钱。

“嗯，被逼走投无路也许是事实吧。说实话吧，借我钱的那个朋友因为吸大麻遭到检举，被公司炒了鱿鱼，一下子急着用钱了。加上还得付房租什么的，所以明天之前，我得还那家伙一百万。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正琢磨着破罐子破摔去借高利贷得了，这一点倒是不假。”

“干吗……”“母亲”没有说完，蓦地陷入了深深的缄默。眼前仿佛看见了“母亲”坠入“地狱”的情景。

“期限是明天？”“母亲”像问自己似的问道。

“说是尽可能在今天之内……”

“那把你的银行账号告诉我。”

“这个……与其汇到我的账户，也许还不如直接汇到我朋友账户里好吧。”

“一百万就行了吧？”

“我自个儿也筹集了十万，所以，只要有九十万就行了。”

“我给你汇一百万，你就用那十万回趟家。”

“不，我已经想办法还了十万了，你汇九十万就行。你汇得太多的话，没准他还会要我提供更多的援助呢。我又欠他人情，到时候没法拒绝的。”

“明白了，那就把你那个朋友的账号告诉我吧。”

我把自己的账号告诉了她，俨然一副自己遭到了别人勒索的模样。尽管大脑不停地警告自己，绝不能说出真实姓名，那样容易败露，到时候肯定会锒铛入狱，然而，我却像遭到了五花大绑一样，无法制止自己失控的行为。

我发誓，我真的只是把这次通话看作一个善意的玩笑，是为了

缓解“母亲”的寂寞而进行的一场小游戏。因此，只是尽可能以不负“母亲”所望的形式，信口编造了一通无罪的谎言而已。

然而，不知不觉之间，玩笑被现实取代了。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发生骤变的呢？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母亲”在挂断电话之前又一次确认道：“你真的没去找消费信贷吧？”我回答她：“我发誓，没有。”

即使在挂断电话之后，那种我不是我的心绪也还在心中持续发酵。有种说法叫做“借来的猫”，而我此刻的感觉正可谓“借来的我”。

在缺乏现实感的心绪中，我等待着“母亲”的来电。说好等钱汇出来之后再联系我的。倘若“母亲”跟“姐姐”联系上了，或是“大树”终于发现手机丢失，通知电信公司停机的话——尽管这种状况都值得担心，但一想到自己已经把账号告诉了对方，警察要抓人的话逃也逃不掉的，就什么也不想做了。我打开电视机，在五分钟后打起盹来。

被手机震醒，是在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恍惚间觉得自己是在工作日的休息时间酣睡了一场，不禁有些着慌。等到发现原来身在公寓，顿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母亲”报告说她已经把钱汇进来了，还加了一句：“负责保安的警察过来问我汇款金额，说有没有可能是遇到了汇款诈骗，害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其实，心里“咯噔”了一下的人是我。没准是在试探我吧？

“那你怎么回答的？”

“你想听？”

“那当然想听一听啰。要知道，我拜托你汇款的时候，的确就跟汇款诈骗很像呐。”

“总觉得你呀，对我隐瞒了什么事儿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可以说就是诈骗吧。”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借高利贷呀！”

“希望你当着我的面好好说给我听。”

“知道了。可能的话，下个周末我会过去的。再联系吧。”

“明天。明天，一定得给我来个电话。我想知道，问题是不是就这样解决了。”

我马上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车站前的柜员机，取出了九十万日元。账户余额显示为二十一万四千三百零七日元。全然没有会遭到逮捕的迹象。我打算再次向“母亲”道谢，但突然又有一种自掘坟墓的感觉，便打消了念头。

在返回公寓的路上，我顺路来到了附近的一条可乐河边上。我在这里关掉了手机的电源，还用衣角仔细擦掉了粘在表面上的指纹。擦着擦着，突然意识到，既然账号都报出去了，再干这种事儿又有什么用呢？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柏油路上拉了屎，还拼命盖上沙来遮掩的狗一样。不禁哑然苦笑。

我琢磨着，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母亲”以外，这部手机既没有收到一条短信，也没有接到其他任何一个电话，可见这“大树”也是一个怪寂寞的家伙。转念又想，正好是在平常的上班时间，这种情形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倒是利用那个寂寞家伙的手机来干这种勾当的自己，难道就不寂寞吗？想到这里，感到自己似乎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念头让人神思恍惚。慌忙往四下里看了看，确定

没有人，就把手机掰成两半扔进了小河里。就好像“借来的我”的实体就是那部“大树”的手机，只要把它扔掉，就能回归到真正的我似的。我从紧张的情绪中得到了些许的解放，哼着自编的小调，回家了。

从口袋里掏出塞满纸币的信封，再次感到自己几乎就是一名囚徒。我抑郁地思考着该如何处置这笔不劳而获的意外之财。用来购买昂贵的一整套数码相机？我没有积蓄，要不还是作为生活费来省着用？又或者今宵有酒今宵醉，就在今夜挥霍一空？不过，我所能想到的挥霍，最多就是去比通常高级点的风俗店而已。那样的话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有个女朋友，至少还可以送给她一份昂贵的礼物。不过，如果现实中真有一个女朋友的话，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才好，充其量就是买一个不合时宜的礼物，来让对方感到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吧。要不，还是作为赎罪，捐献给哪里算了？

总觉得无论怎么用都是毫无意义的。还不如干脆跟手机一起扔进小河，没准还痛快些。要不，为了拖延被捕的时间而搬个家？那就得把骗来的钱全部用来逃亡了。这可是与无意义的钱最相匹配的无意义的用法，也不赖。然而，要想寻找新的栖身之处可不轻松。

我渐渐地懒得思考了，索性抽了大约五万日元放入钱包，将剩下的八十五万日元连同信封一起塞进了装有裤衩和内衣的抽屉里。然后，我决定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来忘掉它。而且我真的忘了，直到三天后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事件为止。

那是个星期天，上班时我在卖场上顶撞了田岛主任，结果被店长猛怏了一通。

田岛是我以合同工身份开始工作时最直接的前辈，我和他打一开始就合不来。在我的工作得到认可，三年后升格为正式职员时，也只有田岛一个人表示反对。

这天，田岛也是存心等着找我的碴儿吧。当时我正在接待一个年迈的老太太，说是生了曾孙，想买一部操作尽可能简单的数码相机，于是我就向她推荐了操作起来最简单、也少有失误的机型，并耐心周到地解释了使用方法。即便如此，她还是说掌握不了，恰巧当时相机卖场上没有其他顾客，所以我就把最低限度的操作要领给她写在了纸上，告诉她只要按照这些步骤来，就可以拍照了。其间，老太太一直絮叨着她儿子、儿子的儿子即孙子、孙子的儿子即曾孙的事情。她说，儿子和孙子都答应把刚生下的婴儿照片寄过来，可就是迟迟不给寄来。老太太琢磨着，既然这样，就只好自己拍了，于是就来这里买了。她还说，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也有亲眼看到曾孙的一天，所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想想不久前还抱过的孙子居然也当上了父亲，真像一场梦，等等。没准是耳朵有点背吧，说起话来声音特别响。

或许是责怪这声音太吵吧，田岛走了过来。喂，永野，过来一下。他把我叫到卖场的一角，小声说道：“过度耗在一个顾客身上，怎么开展工作呢？快让她付完钱回去吧。”我小声还嘴道：“要是现在还有其他顾客，我会那样做的。这不是碰巧没有别的顾客，我才这么做的吗？如果我是把其他顾客撂在一边这么做，那你过来指手画脚也还算有道理，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你也大可不必专门

来提醒我了吧。”

“你眼睛瞎啦？”田岛白我一眼，用手指着相机卖场上刚才还没有的人群，粗暴地说道，“至今还按照合同工的感觉来工作的话，那就回到合同工的身份去好啦！”我反击道：“田岛先生是不是也该换个工作了？再说你是一个人，也没什么可牵挂的。”只见田岛一个劲儿地舔着嘴唇——这是他生气时的招牌特征。他一声不吭地瞅了我半晌后，说道：“你还是不适合这个职业啊。你还是重新做回合同工，去追逐你想当摄影师的梦追到死吧。那种半吊子的方式和你这种半吊子的人正好相配。”我佯装低头认错，低下头逼近田岛。

“快回去吧！”田岛话音刚落，我佯装正好抬头，一下子挺直了身体。这样一来，我的头就能从下往上顶在高个子田岛的下颚上。不曾想由于距离隔得太近，我的头顶到了田岛的鼻子上。耳边传来某个软东西破裂的声音，就看见田岛捂住了鼻子。周围的顾客全都扭头看过来。田岛一松开捂着鼻子的手，鼻血顿时滴了下来。

因为是在卖场上，所以这下可糟了。时逢星期日，顾客又多，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甚至有顾客想要拨打110报警。我被店长痛骂了一顿。田岛似乎希望公开处罚我，但店长没有那么做。或许是他明白，我和田岛的争执乃是起因于我们俩之间的个人恩怨吧。

十点过后一下班，经常泡在一起的同龄人“八十吉”^①，还有也与田岛关系不好的南就来约我出去喝一杯，说是反正明天休息。

① 日本有一名艺人名叫小锦八十吉，此处原文用片假名书写，疑为绰号，故在文中加双引号以示区别。